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平江不肖生卷

江湖异闻录

平江不肖生◎著

民國武俠小說典藏文庫
 平江不肖生◎著
 江湖異聞錄
 中國文史出版社

江湖异闻录

平江不肖生◎著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湖异闻录 / 平江不肖生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平江不肖生卷)

ISBN 978 - 7 - 5034 - 8352 - 3

I. ①江… II. ①平… III. ①侠义小说 - 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6545 号

整 理: 杨 锐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2.25 字数: 361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平江不肖生论（代序）^①

张赣生

在民国通俗小说史上，若论起划时代的人物，便不能不提及平江不肖生，他不仅是推动中国通俗社会小说由晚清过渡到民国的一位重要作家，更是揭开中国武侠小说大繁荣序幕的开路先锋。

平江不肖生（1890—1957），原名向恺然，湖南平江人。他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其祖父以经营伞店发家，其父向碧泉是个秀才，在乡里间颇有文名。向恺然五岁随父攻读，十一岁习八股，恰逢清政府废八股，改以策论取士，遂改习策论，十四岁时清政府又废科举，改办学校，于是向氏考入长沙的高等实业学堂。其时正值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并创办《民报》鼓吹革命，日本文部省在清政府的要求下，于1905年11月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镇压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引起留日学生界的强烈反对，同盟会发起人之一陈天华于12月8日在日本愤而投海自杀，以死激励士气。转年，陈天华灵柩运回湖南，长沙各界公葬陈天华，掀起了政治风潮，刚刚入学一年的向恺然就因积极参与这次风潮而被开除学籍，随后他自费赴日留学。

民国二年（1913），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群情激愤。向恺然回国参加了“倒袁运动”，任湖南讨袁第一军军法官，讨袁失败后，他再赴日本，结交武术名家，精研武术，这使他成为民国武侠小说作家中真正精通武术的人；同时，他因愤慨一般亡命于日本的中国人之道德堕落，执笔写作《留东外史》。民国四年（1915），向恺然重又归国，参加了中华革命党江西支部，继续从事反袁活动。袁世凯去世后，他移居

^① 本文节选自张赣生著《民国通俗小说论稿》。

上海以撰写小说谋生，直至1927年返回湖南，他的主要通俗小说作品均在这十年间先后问世。1930年至1932年，向恺然曾再度在上海从事撰著，但这一时期所作均为讲述拳术的短篇故事。1932年“一·二八”日寇进犯上海，向恺然应何键之请返回湖南创办国术训练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他随二十一集团军转战安徽大别山区，任总办公厅主任，兼安徽学院文学系教授。1947年返湖南，1957年反右斗争后患脑溢血去世。

关于“平江不肖生”这一笔名的来历，向恺然在1951年写的简短“自传”中说：“民国三年因愤慨一般亡命客的革命道德堕落，一般公费留学生不努力、不自爱，就开始著《留东外史》，专对以上两种人发动攻击。……因为被我唾骂的人太多，用笔名‘平江不肖生’，不敢写出我的真名实姓。”此后他发表武侠小说时也一直沿用这一笔名。

至于“平江不肖生”的含义，向氏哲嗣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有人问为何用这‘不肖生’？父亲说：‘天下皆谓道大，夫惟其大，故似不肖。’此语出自老子《道德经》。原来其‘不肖’为此，并非自谦之词。”其实这是向氏本人后来提出的一种解释，不一定真是采用这笔名的初意。《老子·六十七章》曰：“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这里的“不肖”是“不像”“不类”的意思。道是抽象的，道涵盖万物之理，而不像某一具体物，从不肖、不类、不具体，引伸为“玄虚”“荒诞”。这用以反驳某些人后来对《江湖奇侠传》的批评，颇能说明作者的立场；但在创作《留东外史》时采用这一笔名的初意却非如此，《留东外史》第一回《述源流不肖生饶舌，勾荡妇无赖子销魂》中说：“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来此地，……既非亡命，又不经商，用着祖先遗物，说不读书，也曾进学堂，也曾毕过业；说是实心求学，一月倒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近年来，祖遗将罄，游兴亦阑。”这段话把“不肖”二字的含义说得很清楚，应无疑义。

向恺然从写社会小说改为写武侠小说，是应出版商之请。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说：“《留东外史》……出版后，销数大佳，于是海上同文，知有平江不肖生其人。……我要他在《星期》上写文字，他就答应写了一个《留东外史补》，还有一个《猎人偶记》。这个《猎人

偶记》很特别，因为力他居住湘西，深山多虎，常与猎者相接近，这不是洋场才子的小说家所能道其万一的。后来为世界书局的老板沈子方所知道了，他问我道：‘你从何处掘出了这个宝藏者？’于是他极力去挖掘向恺然给世界书局写小说，稿费特别丰厚。但是他不要像《留东外史》那种材料，而要他写剑仙侠士之类的一流传奇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生意眼。那个时候，上海的所谓言情小说、恋爱小说，人家已经看得腻了，势必要换换口味，……以向君的多才多艺，于是《江湖奇侠传》一集、二集……层出不穷，开上海武侠小说的先河。”这段话有助于我们了解向恺然的武侠小说。

向恺然是由晚清的通俗小说模式向新风格过渡的作家之一。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就必然存在着新与旧的两方面因素。从他最初的成名作《留东外史》来看，晚清小说模式的痕迹十分明显。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谴责小说”时，曾指出：“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是此类小说的共同特征。《留东外史》不仅在内容取材和创作思想上明显地带有晚清“嫖界小说”和谴责小说的痕迹，而且在故事的组织形式上也体现着晚清小说结构松散的时风，缺乏严谨的通盘考虑。我这样说，并非要否定《留东外史》的艺术成就，而是要表明客观存在的事实，《留东外史》是具有过渡性质的民初作品，它不可能完全摆脱晚清小说模式的影响。这是很自然的，《官场现形记》发表于1902—1907，《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发表于1902—1910，《海上花列传》发表于1892—1894，《海上繁华梦》发表于1903—1906，《九尾龟》刊行于1906—1910；当向恺然在民国三年（1914）撰著《留东外史》时，正值上述诸书风行之际，相距最近者不过三四年，《留东外史》与之实属于同时代产物，假若两者之间毫无共同之处，那反倒是怪事。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留东外史》之所以能称为过渡性质的作品，还在于它确实提供了新的东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首先是他如实地描绘了异国风情，中国通俗小说中的外国，向来是《山海经》式的，《西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镜花缘》等不必说

了；林琴南的小说原是翻译，但他笔下的外国也被写得面目全非；再看晚清的其他作品，如《孽海花》中对欧洲的描写，大都未免流于妄诞。不肖生在《留东外史》中却能把日本的风土民俗写得生动、鲜明，这正是此书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但是，这还仅是浅层的新奇；更深一层来看，不论作者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要运用西方的创作方法，实际上他已经表现出这种倾向，如上所说之照实描绘异国风情，就是西方文学的“写实主义”方法，特别是在《留东外史》的某些段落中还显示了进行“心理分析”的倾向，这些都是从旧模式向新风格过渡的重要迹象。

总之，就《留东外史》总体而言，旧模式的深刻痕迹还是主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略它所显示的新倾向之重要意义。两方面的因素杂糅在一起，是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处于洪荒复古浪潮中的向恺然，能做到这一步已经难能可贵，不应对他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看一看《玉梨魂》《孽冤镜》等在复古浪潮中极享盛名的扭捏之作，或许更有助于认识《留东外史》的可贵之处。

《留东外史》使向恺然崭露头角，但他之得享盛名却是因为写了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

《江湖奇侠传》当年所引起的轰动，今天的读者或许难以想象得到。这部作品首刊于《红》杂志第二十二期，《红》杂志为世界书局所办周刊，1922年8月创刊，至年底发行二十一期，转年始连载《江湖奇侠传》。1924年7月，《红》杂志出满一百期，改名为《红玫瑰》，仍为周刊，继续连载，至1927年向氏返湘，遂由《红玫瑰》编者赵苕狂续写，现今通行的《江湖奇侠传》一百六十回本，自一百零七回起为赵氏所续。

《江湖奇侠传》掀起的热潮一直持续了十年。据郑逸梅《武侠小说的通病》一文说：“那个付诸劫灰的东方图书馆中，备有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阅的人多，不久便书页破烂，字迹模糊，不能再阅了，由馆中再备一部，但是不久又破烂模糊了。所以直到‘一·二八’之役，这部书已购到十有四次，武侠小说的吸引力，多么可惊咧。”在《江湖奇侠传》小说一版再版的同时，由它改编成的连台本戏也久演不衰，更加轰动的是明星影片公司改编拍摄的《火烧红莲寺》，由当时最著名的

影星胡蝶主演。沈雁冰在《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作于1933年）一文中说：“1930年，中国的‘武侠小说’盛极一时。自《江湖奇侠传》以下，摹仿因袭的武侠小说，少说也有百来种吧。同时国产影片方面，也是‘武侠片’的全盛时代；《火烧红莲寺》出足了风头……《火烧红莲寺》对于小市民层的魔力之大，只要你一到那开映这影片的影戏院内就可以看到。叫好、拍掌，在那些影戏院里是不禁的，从头到尾，你是在狂热的包围中，而每逢影片中剑侠放飞剑互相斗争的时候，看客们的狂呼就同作战一般，他们对红姑的飞降而喝采，并不尽因为那红姑是女明星胡蝶所扮演，而是因为那红姑是一个女剑侠，是《火烧红莲寺》的中心人物；他们对于影片的批评从来不会是某某明星扮演某某角色的表情哪样好哪样坏，他们是批评昆仑派如何、崆峒派如何的！在他们，影戏不复是‘戏’，而是真实！如果说国产影片而有对于广大的群众感情起作用的，那就得首推《火烧红莲寺》了。从银幕上的《火烧红莲寺》又成为‘连环图画小说’的《火烧红莲寺》，实在是简陋得多了，可是那风魔人心的效力依然不灭。”这是一位极力反对《江湖奇侠传》者写下的实录，我认为他所描绘的这幅轰动景象是可信的。

如此轰动一时的《江湖奇侠传》，它的魅力在哪里？要说简单也简单，不过是把奇闻异事讲得生动有趣而已。

向氏初撰《江湖奇侠传》时，并无完整构思，只是随手摭拾湖南民间传说，加以铺张夸饰，以动观听，用类似《儒林外史》的那种集短为长的结构，信笔写来，可行可止。作者在此书第八回中说：“说出来，在现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了，说不定要骂在下所说的，全是面壁虚造，鬼话连篇。以为于今的湖南，并不曾搬到外国去，何尝听人说过这些奇奇怪怪的事迹，又何尝见过这些奇奇怪怪的人物，不都是些凭空捏造的鬼话吗？其实不然。于今的湖南，实在不是四五十年前的湖南。只要是年在六十以上的湖南人，听了在下这些话，大概都得含笑点头，不骂在下捣鬼。至于平、浏人争赵家坪的事，直到民国纪元前三四年，才革除了这种争水陆码头的恶习惯。洞庭湖的大侠大盗，素以南荆桥、北荆桥、鱼矶、罗山几处为渊藪。迨清光绪年间，还猖獗得了不得。”就说出了此书前一部分的性质。

总之，《江湖奇侠传》有其不容忽视的长处，确实把奇闻异事讲得

生动有趣；但也有其不容忽视的短处，近乎于“大杂烩”，它之得享盛名，除了它自身确有长处之外，还与当时的环境条件有关，在晚清至民初的十多年间，中国通俗小说几经变化，公案小说和谴责小说的浪潮逐渐消退，“淫啼浪哭”的哀情小说维持不久已令人厌烦，此时向氏将新奇有趣的风土民俗引入武侠说部，道洋场才子之万不能道，自然使人耳目一新，其引起轰动也就是情理中应有之事了。

向恺然还写过一部比较现实的武术技击小说，即以大刀王五和霍元甲为素材的《侠义英雄传》，这部作品的发表与《江湖奇侠传》同时，于1923年至1924年间在世界书局出版的《侦探世界》杂志连载，全书八十回，后出单行本。或许是由于向氏想使此书的风格与《江湖奇侠传》有鲜明的区别，也或许是向氏集中精力撰写《江湖奇侠传》而难以兼顾，这部《侠义英雄传》写得不够神采飞扬，远不如《江湖奇侠传》驰名。此外，向氏还著有《玉玦金环录》《江湖大侠传》《江湖小侠传》《江湖异人传》等十余部武侠小说，成为二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武侠小说名家。

通观向氏的武侠小说创作，无论是《江湖奇侠传》或《侠义英雄传》，都还未能形成完善形态的神怪武侠小说或技击武侠小说风格。当然，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苛求，向氏是一位过渡阶段的作家，他在民国通俗小说史上属于开基立业的先行者，他的功绩主要是开一代风气，施影响于后人。正是他的《江湖奇侠传》引起的巨大轰动，吸引了更多读者对武侠小说的关注，也推动报刊经营者和出版商竞相搜求武侠小说。后起的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等都是在这种风气下，受报刊之约才从事武侠小说创作的，就这个意义上说，若没有向恺然开风气之先，或许也就不会有北派四大家的武侠名作。另一方面，向氏也的确给予后起的还珠、白羽、郑证因很大影响，只要看看还珠、白羽、郑证因早期的作品，就能发现其受向氏影响的痕迹。所以，向氏在民国通俗小说史上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他的功绩不容贬低，不能只从作品本身来衡量他应占的地位。

目 录

无来禅师	1
朱三公子	4
丹墀血	8
皖罗	17
变色谈	21
寇婚	25
岳麓书院之狐异	34
三个猴儿的故事	44
蓝法师记——蓝法师捉鬼	52
蓝法师记——蓝法师打虎	58
聪明误用的青年	62
好奇坎好色坎	80
半副牙牌	95
天宁寺的和尚	104
三十年前巴陵之大盗窟	109
窑师傅	117
解星科	120
吴六剃头	125
江阴包师傅逸事	133
变色谈	141
熊与虎	152

虾蟆妖·····	156
皋兰城楼上的白猿·····	161
喜鹊曹三·····	167
两矿工·····	175
一个三十年前的死强盗·····	185
无锡老二·····	190
名人之子·····	193
神针·····	199
快婿断指·····	208
鬍福生·····	213
没脚和尚·····	219
黑猫与奇案·····	230
恨海沉冤录·····	236
傅良佐之魔·····	244
侠盗大肚皮·····	253
无名之英雄·····	261
绿林之雄·····	269
三掌皈依记·····	285
何包子·····	293
梁懒禅·····	307
至人与神蟒·····	316
甲鱼顾问·····	328
郴州老妇·····	340

无来禅师

无来禅师主持迎江寺时，山门清寂，不染纤尘。人但知其戒律精严，不谓其平生实未尝近女色。圆寂后，慧海禅师方为余言其始末。去年八月，慧海又证菩提矣！余既悲无来，又念慧海，为书其事。

无来姓王，本无锡故家子，生而颖悟，十九领乡荐，文名噪一时。父石田翁为订婚同邑张氏女，且结褵，无来忽以失父欢被逐。石田翁平昔虽严峻，然于诸儿中，爱无来特甚，人莫得其放逐之故。

无来既被放，居舅氏家，日唯涕泣，虽坚询之，未尝道一字。舅氏及诸亲友，均于石田翁前缓颊，翁恒唾其面，且以书抵张氏令悔婚。张氏亦巨族，必不可，翁益怒，以药赐无来死，舅氏格之得免，遂出亡，以书报张氏，为凄婉决绝之词。张氏忧之，阴求无来，久不得兆。

张女素性荏弱，至是病不胜，女父诣石田翁言其情，求复无来，至泣下不为动。女父怒，石田翁亦怒，立逐客。女父归，终日嗟叹不言，女察其无可为，遂失血，寻毙。女毙之夕，石田翁之爱妾怜娘暴殂，王家厮仆辈，均不与见含殓，葬具亦甚草草，人或谓张女夺其魄云。

无来出舅氏家，怅怅无所之。逡巡至新安，居月余，颓废无生意。囊金垂尽，乃假天王寺僧寮居之。一夕寝不成寐，起步庭庑，月色溶溶，如银泻影，忽见廊间悬物若垂囊，抚之而软。启视，则青丝缭乱，碧血模糊之女首也。骇极，奔告主持僧，相将就视，乃一无所有。但见树影摇空，瑟瑟作响。主持僧诮其妄，无来愕眙久之，无以左证于主持僧，惘然归寝。思适所见，必大不祥，非他适者，或且罗织及己。

翌日遂行，任意东西，乃至吴塔。馆舍方定，忽有操北音者揖无来曰：“前二月在舍亲张俊德家，得窥王先生丰采，私心向慕，闻将北上，缘何至是间？”无来视其人，神气英发，衣饰焕丽，年约三十以来，因

忆无锡富绅张俊德二月前曾招饮，至者数十人，多未谋面，乃逊谢叩以姓氏。史其姓，卜存其名，广平人也。

无来曰：“久欲入都，顾不得闲，今勾当一二事，且行矣！”卜存喜曰：“仆人都正虑寂寞，偕行若何？”无来未及答，复曰：“久慕先生清誉，私恨不得为役。仆家都门，豚儿已十龄，教导无素，先生若于仆，不惜齿牙余慧，亦德之大矣。”

无来初无北意，既念入都徐俟应试亦良得，乃与卜存之京。途中卜存勤恳备至。卜存为人，豪迈喜挥霍。十余日唯论晴较雨，谈山川风物，未尝评臬当道，及升迁调降之事。无来甚敬其人，抵都语无来曰：“先生且入逆旅，仆归摒挡讫，便辱降临。”

须臾至一旅舍，卜存安置之而去。无来静候逾旬，尚不至，偶检行篋，得一纸书曰：“先生高行，神人俱钦，何以报之，橐中千金。”无来太息知不复至，乃发金供旅舍。

翌年文战不胜，颇念卜存，去广平访其人，久之无知者，自是流落不偶。凡十余年，足迹几遍全国，无知卜存者。入陕遇大悲禅师，遂求剃度。越八载乃主持迎江寺。驻锡才数月，有挂单僧至，名慧海，年五十余，无来视其人若相识，慧海亦凝视无来，已而相视大笑。慧海者，史卜存也。问无来别后事甚悉，叹曰：“人海茫茫，焉自物色吾哉！子以吾为何如人也？吾少读书绝明慧，十二失恃怙，遂交游侠儿，赌博无赖。十四遇吾师惠真师，受技击术。二十有成，渐喜渔色，有姿首者，利诱之不得，率夜入其室奸之而去。七八年如一日，虽名捕无如吾何。一日至无锡，于衢头见有妇甚美，尾之入巨室，度无能利诱，以夜入其家，伏于西屋檐间，意俟其酣寝而乘之。有顷，闻内室有读书声，寻声往视，则有少年，秉烛危坐而读。吾听其抑扬有节，知善读者，伏听不倦，欲心顿息。忽见日间妇来少年旁，吾意其夫妇，窃叹为佳偶，而少年见妇，容止甚肃，妇笑语少年：‘夜深胡不息也。汝父数日不归，吾体虚怯夜，恒彻夜不眠，吾后房甚洁，汝盍伴吾宿？’少年变色兴起曰：‘侍婢数人，更迭伺候，宁复畏鬼？’妇腴然曰：‘若辈纳枕鼾声即作。’语已，眼波微动，荡态横生。少年赧然不语，妇若不自禁，趋捉少年臂，少年蓦然夺门而出。妇不胜其愤怒，攫书撕之。无来师，尔谓少年谁也？”

无来咨嗟久之曰：“吾自遇大悲师，二十年，少时事俱已忘怀，独此事未能去心。”慧海曰：“相在尔室，脱师当时不能无动者。吾杀人有如刈薙草莱耳！吾以不义之心往，本利人不贞，然斯须之间，易吾生平，觉人品唯美妇最下，自是遇此辈未尝平视。后微闻石田翁逐其子，张女以忧卒，度必为妇激羞进谮所致，遂乘夜取其首，思持报师以泄愤。踪迹至新安，将以置师室，见师已起，乃悬之廊下，不意师骇然奔告主持，故又挈之而出，今尚瘞天王寺之墙后。翌日师出，吾偕至吴塔，因念以师清才，人都必有所遇，顾直白其情，又虑致唐突，辗转忆及张俊德招饮之日，曾见师入其门，吾不识张，但利其多金，足供吾出入。曾数入其家，故得托词以见师。首途之前夕，尚取其三千金。别师后，纵横南七省，以艺结兄弟十人，益无所忌，虽藩库亦劫之。后于太原遇一客，挟珠宝逾十万，吾兄弟尾之数日，莫测其为何如人。一日已暮，无逆旅，客人一村舍，宿其楼，三更灯犹未灭，疑其懦。兄弟中二人破窗入，火摇摇即息；又二人入，微闻格格声；复四人进，闻叱声如鹞，后登者坠地。吾知是人有绝技，急窜，而追声已近。前当小河，幸习水，没身，刃已及顶，去发且半，伏匿不敢动。后潜行达彼岸，觅兄弟无一生者，悲愤恨不同死。顾无力以复之，奔天台谒惠真师，师曰：‘汝等自不慎，吾遇之，亦唯有谨避，独挟重宝，投宿村舍，岂常辈所能任？汝恃技横行南北，不死已幸，尚思更造孽耶？’吾闻言即日求剃度，今十年矣！诚不意吾二人得为方外之会。”

无来瞑目无一言，慧海诘无来于张女云何，无来曰：“误矣！”

《小说海》第2卷8号 民国五年（1916）8月

朱三公子

月白风清，万籁俱寂，辰州清捷河畔，有孤舟系缆，一少年立鸱首语舟子曰：“吾小出即归，任何如人，当不令人吾舟，能过此河者，明日即平安抵家矣！”舟子未及诺，少年已跃登岸，捷若飞隼。

少年去，舟子方徘徊，忽一丐近舟次乞食，舟子视之，年可十五六，蓬首垢面，褴褛鹑结，舟子畀之食，丐掩泣曰：“吾家白马隘，去此一日之遥耳。然非舟莫达，盍假盈尺之地，免吾久羁是间。吾祖犹有薄遗，终当报汝。”

舟子沉吟曰：“吾奚不可者，第吾公子有命，毋令他人入舟，公子法度严，不敢违也。”丐益泣曰：“公子谁何？渡一沦落儿，惠而不费，宁用怒耶？即有谴责，吾自有词解之。”舟子尚犹豫，丐复曰：“吾潜匿舟中，勿与公子知若何？”舟子许之，引丐蜷伏舟尾。

须臾，公子至，呼舟子问曰：“入吾舟者谁也？”舟子惊愕，公子注视舷缘曰：“足痕都内向，尚未出也。”舟子语之故，公子亦不怒，趋视舟尾，丐蜷伏未动，公子责舟子曰：“奈何不遵吾法度，而擅引人入舟？客即至，又不接之以礼，忤客玩主，莫此为甚！”语已猝舟子而踣之，入舟尾掖丐起笑曰：“村奴无状，忤吾嘉宾，适已扑责之矣，幸乞原恕！”

丐视公子久之，微颌其首曰：“人言朱三公子贤，果然。”言已为公子扑衣上尘。公子逊谢不遑，携丐手入己室。丐踞高座，请其名不答。公子出酒食甚恭，既而曰：“区区十万金，自西安将至此，诚不敢告劳，亦不敢贵此僦来物，特家君十余年宦囊所积，将归以供祖母甘旨，惧有差池，以贻堂上忧。必不获已，则许有其半，亦感大德。”

丐举杯大笑曰：“公子误矣！孰贵此戈戈者，实告君，有欲视公子技者，遣某刺公子虚实，某感公子高谊，望公子无忽，致玷盛名。”公

子曰：“吾何能？辱贤者措意，便欲相见，胡不明示周旋？”丐曰：“是非某所知也。公子犹忆‘仙人溪却盗’之事乎？”公子曰：“事不逾月，何遽忘之。今欲相见者，即其人乎？”丐曰：“时自知之，公子珍重。”语罢，立为别。公子挽之曰：“烦介吾见彼若何？”

丐笑曰：“吾来时有约，三更不归者，必被害。彼即以报仇之师至，公子固能，然焉可撓其愤怒？”公子亦笑曰：“愤怒奈何！吾学道以来，唯畏心气和平者，颠倒二人，亦殊落寞。君为壁上观，亦可助兴。”丐喜曰：“名下无虚士。”遂复坐。

公子招舟子语之曰：“若见舟震簸甚厉，亟为吾击鼓发声。”复顾丐曰：“君得无袒来者否？”丐笑曰：“奚用其袒？”公子乃出一铜篋，宽尺，长倍之，扃锁甚固，启之出铜剑二，古痕斑驳，若甚椎鲁；软甲一袭，刃痕纵横若蛛网，挈之锵然有声。公子着已，提剑笑谓丐曰：“不幸而弱，容为缓颊。”丐亦笑诺之。

公子出，跃登桅巅，但见微风助波，银波射月。须臾黑影一瞥，直趋公子，公子挥剑叱之，遂共拥桅而斗。舟撼荡触水汨汨，舟子闻声，援鼓而号。丐蹶蹶不宁，桅上公子叱咤声益剧，舟几颠覆。

久之声息，公子狼狈而入，丐起迎，公子弃其剑，已断其一，右足为敌所中，血出如沈。于铜篋中出药涂之立已。复饮药数丸，语丐曰：“甚矣！惫，容吾略息，再共君话。”言已僵卧逾时始起。

丐贺曰：“公子克大敌，荣誉益彰矣！”公子曰：“是何俊品，几致苦我？”丐曰：“其人若何？”公子曰：“须鬻鬻如刺猬，躯纤小不称其首，殆面具耶？何手法之大类仙人溪盗也？然强弱又至不伦。”丐笑曰：“即其人也。士别三日，宁可一例？某宜即归，不尔，又起风波矣！”公子送之，一跃即不复见。公子嗟叹久之。

翌日抵白马隘。公子之家，于白马隘为巨第，公子少侍父官西安，家唯祖母及仆婢辈，公子置金乞，即舟返西安。复次清捷河，公子登岸思物色丐及斗者，久之无所得，怏怏而行。

未匝月，至仙人溪，公子命泊遇盗处，复物色之，亦无所见。且解缆，忽视河干有茅舍一椽，一叟当门编履，年若七八十，须眉俱皓，发脱落如无，风神潇洒，目炯炯如电。公子知其异人，乃异装为舟子，跣足科头，趋叟以钱易履。就而着之，将以伺叟。叟忽凝视公子笑曰：

“三公子落魄，乃亦如老夫耶？”公子惊曰：“丈人何由识我？”叟笑曰：“老夫何能识公子？日间闻儿辈言公子能，适见尊足创，故知之也。”公子喜曰：“幸遇丈人，我以穷于物色，且行矣！二度窥望者，令郎耶？亦过不相饶矣。”叟笑曰：“不打不成相识，公子得毋欲见之？”公子沉思。叟曰：“老夫耑候公子久矣！公子抱绝世之技，宁有畏途？”公子遂慨然诺之。叟乃起曰：“公子行。”公子请更衣，叟曰：“此装亦良不恶，行亦。”公子虑叟谓其懦，即不顾而行。

数十里犹未达，公子曰：“丈人家何许？”叟曰：“但行，不远矣。公子若饥，老夫有干糒。”遂出饼授公子。公子正苦饥，食之良饱。日已暮，叟行不倦，公子复曰：“去丈人家几何也？”叟不悦曰：“不谓公子较老夫乃畏跋涉，走尽湖南，亦不过三千里，公子畏远，庸有缩地术耶？”公子大惭，不敢复问。

四日始入一山，幽邃且无樵径，叟言：“即金童山也，属永定。”扞萝拊葛又半日，岩下有石室，已扃其门，叟微叩之，门启一少年出，公子视之丐也。容光焕发，衣饰丽都，趋出与公子为礼，异香馥郁，如薰兰麝，叟微叱曰：“奇衣妇饰，亦不言羞。”少年頹然，侧身导公子入。

叟笑曰：“劳公子远涉，心实不安。然如此奇逢，亦不易得。”顾少年曰：“公子非他人，促遁儿及若妻出拜公子。”少年入别室，有顷偕一丽人出，年十四五，修眉妙目，明媚无伦。公子惊为之礼，少年笑曰：“此拙荆也。”复面叟曰：“遁哥羞见公子，望爷亲命之。”叟大笑曰：“终当见之。”公子问故，叟曰：“以曾弱于公子，难为地也。”公子笑曰：“是何伤，吾不亦大受创乎？”叟及少年夫妇均大笑。

公子不审，乃曰：“我自取负荆。”叟曰：“公子为捉来亦佳。”少年遂导公子入别室，一人拥被卧床上，视之，仙人溪所遇者也。年可二十许，尪羸特甚，见公子至，跃起曰：“胡太相逼！”公子骇然，不知所慰。少年曰：“遁哥无误会公子美意。”遁儿愤然曰：“吾不受人揶揄也。”公子谢过不遑，遁儿益怒，逾窗而逸。公子忸怩出兴辞，叟谢曰：“童彘无礼，羞及老夫，幸公子假借之。渠久慕公子名，然公子将南归，候于仙人溪者半月，公子宽假之得仅免。归谋其妹，复伺公子，清捷河中所遇者是也。妹复不得逞，遂废丧几不起，故羞见公子，非有他也。渠久有行意，度此去已不返矣。老夫今年七十有六，公子师海空，老夫